

風涼語

風涼話

實價三角五分

外加寄費

有 著
作 檻

1929年8月初版

1930年5月再版

著者章克標
印者美成印刷所
發行者開明書店

發行所

望平街四馬路
東口

開明書店

北平楊梅竹斜街
廣州惠愛東路

卷頭言

後來居上，這篇把在開頭。

風涼話是去年夏天編好的，因為印刷店很忙，所以被擋了起來。

今年春天拿來一看，自己也覺得太薄薄太輕飄了，恰好上年下半年一般雜誌要雜文，半年中間也寫了十幾千字，因此就拉過來加入了。兩者中間的態度雖則有不同的地方，但根本思想還是一樣的。並且我也要留一點紀念，所以仍舊保留了一般的話的原名，稱作第二部。

因為還嫌太薄薄太輕飄，所以再加入了一般雜誌上登載過的三篇文章，和曾作補白用的幾條短話，作為附錄。

本來想把這書換個名稱叫做豈凡雜文第一，預備將來可以續出第二第三的。但是

怕人疑心。豈凡自己誇大他的雜文天下第一，所以有點躊躇。恰好又聽得了頗有人不高興，我的這一種文章的態度，是說不負責任的風涼話，所以我決心不改動了，要保持這風涼話的書名，因為我知道風涼話並不是頂壞的東西。

現在再讓我來發一陣牢騷，以完結這篇不像序文的序文。對於這一類的文章，岸然道貌的正人君子們，以為太缺少了真面目的誠心，覺得很是不對。不錯的，我很佩服他們有鑒裁的眼力，知道我的文中沒有真誠。不過要向這一類文章要求嚴肅真誠，是和往樹林裏去捕魚，到柴行裏去買米同樣地認識錯誤，難道明眼的君子會不察知麼？

況且真誠嚴肅是什麼東西呢？那我只看牠是一具紙老虎，是要去戳穿紙老虎的，自己也蒙起假面具來，那才真是笑話哩。態度的真誠嚴肅不是假面具紙老虎以外的東西，真心誠意是用不到這些假面具的，況且我的確根本疑心真誠存在的可能，口口聲聲真誠的，往往偏是頂虛偽的人。我實在不敢佩服嚴肅真誠，我反是喜歡嘻嘻哈哈的，雖則我已被教育來終始不會在嘴上嘻嘻哈哈。

是因為這個緣故，我還覺得有些遺憾的，在我的文中，有時也還不能放恣地嘻嘻哈哈。我過於是探究的思索的了，雖則在認識的明確和深刻上，是超過了同一類的此種雜文，但是攻擊力也因此而減弱了。其實，我到並不是想攻擊什麼的，所以我能殼冷得不刺骨，而有點微笑的樣子，至少我以為在我的文中是沒有毒的刺，這一點請任何人安心，不要生起什麼誤會才好。否則那個罪名我是擔受不起的。

最後我說明，豈凡就是我章克標做這一類文字的筆名，此地我用了本名，免得有人疑心暗箭，我實在是不會拉弓的，因為我的姓並不是弓長的張有弓；我姓是立早，我不過自己能立定腳罷了，所以我也決不因為別人的態度，而更變自己的。

章克標
十八年六月十二日，校了本書時記。

序 言

據說，有一位羨美旅行生活的外國窮朋友，卻又缺乏步行世界的勇氣，甚是無聊，便想出一種聊勝於無的方法；終日在斗室裏環繞着檯子，踱來踱去，口裏不斷地嚷着「到了某站，某站到了。」這，在要想旅行就去旅行的闊人，和並不感到旅行的興趣，因而不至於見到別人旅行就眼紅的人看來，大約總都會覺得可笑吧！然而他能夠不抑鬱憤懣以至於抱恨千古，卻全仗還有這可供人笑的方法啊！

去年正是這個辰光，上海的天氣不知是爲闊人好擺闊呢，還是爲使窮人更受苦，每天總是熱到狗伸舌頭以上——請翻子愷漫畫——而我們一班坐在鴿籠似的房子裏的窮措大，爲了天氣雖熱到這樣，肚子依然會餓，不得不聯合起來共同奮鬥。冷氣管，電風扇是裝不起的，冰淇淋，荷蘭水，也只好偶然嘗嘗，便算不枉生在二十世紀，物質文明的時

代。然而這擋得起什麼風，惹得起什麼涼呢？於是我們只好敞着胸，赤着腳，蹲在背陰的所在大談其空話，借以多多呼出幾口氣了！啊！窮人呼出氣來，冬天是熱的，夏天是冷的呀！克標的風涼話，和那外國窮朋友的室內旅行，對於自己正有同一功效，這就是值得發表的所在了！

也誠知一定有等闊人將覺得可笑，不，也許還十分厭惡。然而，既已生就是窮人，又沒有綁票的本領，電風扇之類那能有緣相逢呢？在這些辰光，一到夜裏，每個弄堂口的水門汀上，不是都橫七豎八地倒臥着赤身的男女嗎？道德家，衛生家自然都看不慣。但不得不和蚊蟲肉搏的這班男女，他們已很滿足，也許正可做幾場闊人的闊夢。這本是他們所僅有的生存權所擁護着的，那管得別人的笑罵！

由某種因緣的湊合，在去年這個時期，擔任了某一個壽命不很長的晚報的編輯，承克標肯以平等待我，寫出這冊裏的許多風涼話，不但他自己感着清快，我也着實揩油不少。現在他結集起來，又另加上一些印成這一本，不管別人的笑罵，只讓喜歡揩油的好揩

點去，我覺得真是功德無量！富人做道場，窮人一炷香，在各自的心上，功德正是半斤八兩喲！

和克標相識已三年，在他沒有寫出這些風涼話以前，他給我的印象，是「望之儼然」。也許因了革命快成功的緣故吧，他也居然這樣地叫喊了！確實的，這一年多來，中國人的精神頗呈動搖，中國人原是東亞病夫，這就是病症轉變的徵候。以後將朝着什麼方向展開，雖還說不定，然而這總是和幾位大人先生們的什麼會議無關的。

叫喊吧！呻吟吧！乘這風涼話印行的當兒，我先這樣叫喊！

蕭宇 一九二八年三月

自序

去年夏天，天氣熱得不堪。沒錢買電氣風扇，也沒錢吃冰淇淋的我，一手揮蒲扇，一手揮臭汗，已經忙得不亦苦哉了；卻因朋友心如主持一張報紙，又來逼我寫稿紙，這一下真是雪上加霜了——不，那是火中加炭，因為天熱如火哩。於是沒有辦法，只得摔了蒲扇，提起鐵筆，一手揮汗，一手揮筆了。寫到中間，不知什麼緣故，也有幾次忘了揮汗的，並且也忘了這炎熱而覺得有透體清涼的時節。有人看了這些東西，對我說道：

「你在說風涼話哩。」

原來如此，怪不得有時要感到溽暑全消了。哈哈，想不到這就是風涼話，而風涼話有這樣的力量。

熱，這一種現象，據說是由於火氣之故。夏天的熱是因為地表上火氣（熱量）積多了。在我們人身中，也有這些東西要鬱積起來的。俗語裏的「無明火高三千丈」「七竅生烟暴躁如雷」就是形容那火氣的一種想像。

悶熱的夏日，有時會打幾聲雷，下一陣大雨，着實覺得涼爽的，但下過不多幾時，又回到原樣子了。只有夕晚時刻，太陽落下來之後，從樹林中間，會有習習的涼風吹來，使人覺得心曠神怡的。人在動了火的時節，會把一切悶着是話，倒瀉一般地傾出來，也是覺得爽朗暢快的，但這只是驟雨。要感得涼風，習習那樣子的，非風涼話不行了。風涼話本身便是涼透了的東西，不是有清涼的精神說不出來的。這是說話當中的風啊。

*

*

*

我的這些話，能不能承受風涼話的名詞，要看讀者諸君讀了之後感不感着涼風習習而定的。假使是的，我到該有些悲哀了。「少之時血氣方剛，」我要問我的血氣什麼地方去了呢？倘使我還有熱烈的情感，該是由火也似的忿怒，放出雷也似的喊聲才對的。寫

得像冷冰冰的清泉，不是我這年輩所應該有的。回來，我的青春說回來，是我的青春已過去了麼？我還從未覺到有過青春過。但是我為什麼已經是透體清涼了呢？我的血冷了麼？這又是為什麼？

雖然像這樣子，我也不十分着急。因為我想，倘使我已經是這樣的一個人，我又有什么法子可想？這是天定的宿命，我也由不得我，只能承受的。這樣，我是不能革命的人，我心裏連低微的炭火也不燃着的。但是我還可以一毫不懊悔地喊出：「舊的禮法，舊的教養，舊的一切呀，我很感謝你們，鎮壓了我不致狂暴顛亂到像發了精神病的人一般。」

但我是這樣的我麼？我還沒有老哩，我的青春呢？

*
傻瓜！一日裏尙且有白天黑夜哩，什麼都有明暗表裏的！你難道只做了這一點子的稿子？麼別的，不要自己忘了，耽什麼空心！

今年夏天又來了，天氣又是這樣熱，我又寫了幾段這一類的東西，都收在這冊子裏。

其中原也有幾段又是去年冬天寫的，那也因為我的室內放了一個炭盆，感得很熱才寫的。總之都是那熱迫我去寫這些出來的。

倘使有怕熱的人，有歡迎風涼的人，我想把這冊子裏蘊蓄的東西贈給他。至於受了的人感不感得到風涼，那我可不能保證了，因為各人的感覺原不能勉強相同的。但是大概大體總差不多，所以我把牠印了。因為現在是夏天，而且在人間的世中不一定在冬天，也到處像有火爐燃着的。

我真想能有澆熄火的水才好哩。——這也是一句風涼話。

豈凡
十七年七月二十八夜十一時半在江濱。

目 次

次

卷頭言
序 言
自 序

風涼話

拜金主義	一
汽車讚頌	二
革新的中國	三
排斥國貨	九三

贊成禁烟公賣

當今頂出風頭的人

一六

擁護丐業

三

解決失業問題一策

三五

茶館

二五

娼妓讚頌

三

老酒

四〇

香烟

四

女人

四七

人生四樂

三五

嫖賭

三

賭

五

一般的話

標

語

文學與發財

古

發財與革命

古

革命與戀愛

古

戀愛與讀書

古

讀書與做官

古

做官與文學

古

吃

著

綜

言

古

古

古

古

古

認識了時代·····六

奢侈的中國人·····一〇三

寺院與孔廟·····一〇七

書店流行的一觀察·····二

再認識這個時代·····一八

奉勸窮人毋須讀書·····〔三〕

附錄

友誼和辯難·····三元

譚現下學風及其他·····一三

風

涼

話